

老屋

□全椒县逸夫小学 高立龙

春夏之交的第一场暴雨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，也猛烈一些。这时居住乡下的舅老爷打来电话说我家的老屋要塌了，父亲得知后很是心神不宁。这不，星期天一大早就催着我陪他回乡下看看老屋。

掐指数来，我已离开老屋快四十年了，父亲十几年前也搬离了老屋，可每年春节之前，父亲必定要回到老屋住上一阵子，哪怕是一宿两宿，有时还硬拉带上我或弟弟。尽管老屋因久无人居，破败不堪，屋内更是鼠行天下，蜘蛛网满窗，灰尘遍地，且伴有很重的霉味，父亲依然一如既往，不离不弃，十几年来从未间断。每次回到老屋，父亲不顾自己七十多岁的高龄，总是领着我们，将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
就在这个老屋里，父亲母亲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人，后来我们各自成家离开老屋，陆续住进了县城，老屋里最终只剩下了老两口。因担心二老无人照应，又怕他们寂寞闷出病来，我们兄弟姐妹多次请求他们到城里来与我们同住，可父亲终以不习惯城里生活和怕爬楼梯为由予以拒绝。后来因母亲生病，我们兄弟姐妹疲于来回奔波，再加上乡村医疗条件差和在老屋里生活着实不方便，父亲才勉强同意进城来，同时一再强调，一旦母亲病好，他们还是要回去的，我们也只好答应。可是，母亲的病越来越严重，不到两年就去世了。从此，父亲就没有回到老屋居住了。

车子很快地开进了我们的小山村，一直在老屋前停下，还未等车子停稳，父亲就急着下车，踏着尚未晒干的泥土，围着老屋左看看，右看看，抚摸着墙角的裂缝，眼里却噙着泪花，屋脊上的砖瓦已脱落，屋内全是雨水，令他老人家心痛不已。我连忙上前安慰他，说：“塌就塌了吧，反正也十来年没住人了，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呢，哪里没您住的？都是您的家！”父亲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，喃喃地说：“那怎么能一样呢，这可是你们的家！”接着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我且不说盖这座房子时，我和你妈吃了多少苦，也不说它给我们遮风挡雨这么多年，你可知道，以前每年，我和你妈还住在这个房子里的时候，你们兄弟姐妹六个，哪年不回家团聚？可是自从我搬到你们那里后，你们六个不是今年这个有事，就是明年那个有事，再也没有聚齐过，唉……房子是一回事，家又是另一回事！”

原来如此！看着白发苍苍的父亲，我鼻子一酸，欲语不能！是啊，细想这些年来的确如此，也不是我们兄弟姐妹淡化了亲情，而是父亲有了安排，身边又有我照应，心中自然减少些许牵挂，不想却忽视了父亲的感觉，让他有了这种缺失的遗憾，随着他老人家年龄的递增，这种遗憾使他倍感无奈和惶恐，而他却从不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来。今天面对这老屋，才不经意间流露出了这十多年来一直潜藏心中的遗憾。父亲对老屋是怀有很深的感情的，而对我们兄弟姐妹六个的爱更是深沉而厚重的！

“去找些扫帚、铁锹和梯子来，我们将房子打扫打扫，屋脊拾掇拾掇。”父亲吩咐着，我连忙应声而去，随即叫来同村的几个发小，助我们一起收拾房屋。这时，才看见父亲的脸上开了颜，拿出他平时舍不得抽的中华牌的香烟，招待我的发小，还再三叮嘱照看老屋的舅老爷，等天气晴稳后，一定要找人将老屋彻底修补修补，工钱由他出，他春节还要回来住的。回城的途中，我以长子的名义给大姐弟弟及其爱人群发信息：“今年春节，哪也别去，都回家来陪老爸过年！”

不寻常的两夜

□枞阳县文化馆 潘晓

这两个夜晚，我居住的小区突然静寂。

在我家，这两夜，不看电视，无人喧哗，因为房子左邻右舍、楼上楼下全住着考生。全家人连手机都设了静音，就怕影响了这些高考学子休息。身为教师的父母们，多年来形成的大嗓门也在这两夜变得轻声细语，就连接电话的声音都特别小，与往日判若两人。

小区的房子绝大多数租给了陪读的家长，而陪读者绝大多数是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。往日的夜晚，极尽热闹，当孩子们到校上晚自习后，陪读的大人们在小区内各显神通：有跳广场舞的、听音乐的、看电视的，有在小区三五成群聊天说地的……各种声音此起彼伏，有时相互交错，立体化呈现。在喧闹声中，耐心地等孩子们下晚自习。

晚自习下课后，小区内是一片孩子们的争论声、嬉笑声。而此刻，大人们便立即进入各自的角色……房内的灯全部亮起来。再过一会，便是洗衣机的交响曲。陪读的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，一生勤俭，舍不得用电、舍不得用多余的水。于是，夜深之际乡村最为传统的洗衣方式出现了：棒槌槌衣！楼房中用棒槌槌衣，其声音可想而知，地“动”楼“颤”，声声入耳！有位常住户阿姨曾“警告”这些陪读的，如果晚上还继续棒槌槌衣，6月6日、7日两晚也学

这些人，不让高考的孩子们休息好。只是，“警告”毫无效果，一切依然！

今天，我遇见这位阿姨，笑着问她，这两个夜晚没听见你做什么呀？你当初的誓言呢？这位阿姨羞涩地笑了笑：不忍心！她说她想到了自己当年高考，想到自己孩子当年高考时自己的心情。果然，善良是人的本性啊！

爸爸的一位同事也住在这个小区，就在我家对面的一幢楼。平时晚上睡觉时这位叔叔的鼾声小区内基本都能听见。鼾声很特别，呼气、吸气都有，穿透力极强。爸爸常常笑着说这位叔叔鼾声不是“呼噜”，是拖拉机，总让人回到“双抢”的年代。一些陪读的家长曾找过这位叔叔，说是影响了孩子正常的睡眠。但鼾声毕竟不是刻意的，于是也就不了了之。渐渐地，大家也似乎习以为常。但，这两晚，却没听见这如雷且持续的鼾声。我想，这位叔叔这两天肯定是有事外出了。但今天一早，爸爸对我说，这位叔叔并没有外出！我惊问其因，爸爸说出了真相。原来，这两晚叔叔根本没在家睡！他怕影响住房周围高考生们的休息，在办公室呆了两夜！我听后不禁竖起了大拇指，为这位关键时能为别人着想的叔叔点赞！爸爸若有所思，轻轻地说，都是过来人，也都是善良人！

都说远亲不如近邻，住在一个小区也是一种缘分。或许，平日大大咧咧，但这两个夜晚让我有很多的感悟、感动，但愿莘莘学子也能有所体会。希望披星戴月走过的路，繁花遍地。就在这两天，我突然明白：“穷不丢书”的传统不仅延续着一切为了孩子，还蕴含着自身植根于内心的修养，无需提醒的自觉，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，为别人着想的善良。

麦收时节

□肥西县职业技术学校 解光文/摄

暮色校园

□宿州市埇桥区灰古镇中心学校 李春雷

教学楼，于越来越低的暮霭中，继续保持清晰。

被填满的喧闹，在上空一一回放，与投林的宿鸟不期而遇。

另有坦然的操场、篮球架、书廊……集体喃喃自语，例行地送别，一双双脚步。

国旗一如既往的鲜艳，胜过天边燃烧的火焰。

人工的、野生的花草，没有性别和等级之分。次日的早晨，会无一例外地长满露珠和笑语。

空气中依然会有纸香的味道。云朵嬉戏，像课间的铃声响起来之后的，簇拥和追逐。

一些气息，在小径上尚未完全散去。

月亮与黎明的对话，将在一棵梧桐之上的晚霞中，开启。

安静，被余晖填满。花园仍在潜修。三只虫子的长短调，像极了错落有致的书声。

路灯在稀薄的暮色中兀立，它用影子，拉长校园的快乐时段。

剩余的光从树叶的罅隙泻下，成为一个夜晚的插图。

山丘之顶。风叶正酝酿夜行。

红烛楼一扇扇窗口亮出的身影，接替了日光。

耕种二三事

□砀山县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 李正茹

年前和家人一起祭祖，无意间发现自家亲戚闲置的几亩田地，征求主人同意后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借来农具，四口人劳作一个多小时，翻出了如今两分地的小菜园。

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有了小菜地的陪伴，生活多了些许脚踏实地的归属感，每每空闲时扛上锄具带上水桶，也觉得日子里多了几分侠气。忽而想到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东坡先生，被贬黄州后为了省钱，苏轼只好亲自开垦东面那块五十亩的废弃坡地，所以才有了东坡居士之名。亲自开垦几十亩啊，从此我对东坡先生又增添了几分敬意。

秋天撒下的青菜种子，算是抓住了最后一茬播种时机。终于熬过了寒冬腊月，在新年伊始，便开始期待每一场春雨的光临。三月，还不能完全脱去棉衣，雨后的小菜地里多了几分惊喜，第一次种菜没有经验，可能是太急迫而贪心了，只想多收获，哪知种子太多的地方，青菜茎细叶小，反倒植株稀疏的地方菜苗长势尤为壮硕。

自己种的小青菜自带三分清甜，这三分也许是自己赋予的劳动滋味。猪油和青菜一向是绝配，它俩搭在一起总有点佳偶天成的意思，有了猪油的激发，把这三分清甜衬托得更加具体，吃在嘴里，尽是绵长的回甘。或者烧一锅开水，直接丢一把新鲜的青菜，只需细盐一撮，香油几滴，美其名曰“青菜汤”，这道汤独霸了家庭早餐餐桌好几周。有了春雨的滋养，菜地也可以用“葱茏”二字形容，远远望去，抽出来的苔子，让地里的新绿多了不少立体感。

陶潜先生在诗中写道：“人生似幻化，终当归空无。”没错，就是这个样子，人活着，就应该和山水自然同声共气，吃本味的食物，过朴素的生活。

小时候不爱赶集，因为要起个大早，少年贪睡，总是睡眼惺忪地被父母一把从床上薅起，在集市上吸引我的更多的是花鸟鱼市，全然不顾大人们的赶集目的，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母亲每次总因为买到新鲜的蔬菜而开心。

长大后，越发觉得菜市场有逛头，琳琅满目，不比商场差，每个小摊都让我流连忘返。端午节前，闲逛市场，看到成堆的艾草、粽子，你便会不由得感念，活在中国的民间，该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啊。

对于小青菜来说，清明节的节令是一道休止符。菜苔开出黄色的小花，茎和叶从此不再脆嫩。老祖宗创造了二十四节气，每个名字都是那么唯美。“数声鶗鴂，又报芳菲歇”，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，过了谷雨，又该是“四月南风大麦黄，枣花未落桐阴长”的初夏时节了。小菜地里未见桐叶，倒是蚕豆开始了真正属于它的季节，今年才知道，蚕豆与纤细的豌豆苗不同，想让蚕豆多抱荚，要在蚕豆开花时“掐尖”，好似给苗儿们一个提醒，你们都应该铆足劲长豆荚，不要再傻乎乎地长个子了。“掐尖”这一步骤，还是向姥姥讨教来的，交流的越多，越是感慨劳动人民的伟大和智慧。

钱红丽老师在书中说：“仪式感是可以接住古风的东西。中国的三个节日，春节、端午、中秋太古老了，古老得近乎无考，犹如天地日月互倚互存。”随着年龄的痴长，不再恋惜繁华热闹的场所，唯有菜市场和小菜地，成为了心中的好去处。

写这篇小文时，厨房的砂锅里正煨着咸蚕豆，氤氲传入鼻腔，有种描述不出来的温暖。一年三百多天里，我们大多数的日子都是哑光、琐碎。耕种，开始让我真正关注节气，不时提醒我要打起精神来，要把日子过出仪式感，渐渐地，让我在平凡的岁月里，得以把日子过得发光、闪亮、饱满、郁郁葱葱。